

才子佳人传奇丛书

泪痕红浥鲛绡透

——
陆游与唐琬

楚爱华 著



齊魯書社

LT0000190195W



才子佳人传奇丛书

1247.53
524

泪痕红浥
鲛绡透

——
陆游与唐琬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泪痕红浥蛟绡透:陆游与唐琬/楚爱华著. — 济南:齐鲁书社, 2000.5
ISBN 7-5333-0825-5

I. 泪… II. 楚… III. 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965 号

泪痕红浥蛟绡透

——陆游与唐琬

楚爱华 著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 印张 2 插页 64 千字

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

ISBN 7—5333—0825—5

I·237 定价:6.00 元



这是一个凄冷的夜晚。

空旷的原野中，隐约可见一座孤零零的茅草屋。

狂风鹤唳，呼啸着挟寒气而来，卷起团团的荒草落叶，又呼啸着挟其而去。

屋顶瑟缩的茅草被掳去大半，裸露出破损的屋脊。

乌云滚滚，势不可挡地拥了上来，又浓又重，欲要吞噬那弯瘦削的月亮。

月亮时沉时浮，徒劳而无助地望着这顶小屋，苍白的目光里贮满了爱怜。

他睡得正香。鼾声阵阵。

对于这个欲被黑暗和罪恶吞没的外部世界他毫无察觉。睡梦中，他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山阴老家，见到了让他心碎、又让他梦牵魂绕的最心爱的人。

他，就是老诗人陆游。

是的，他的确老了。月光挣扎着穿透千疮百孔的屋

泪
痕
红
泥
皴
销
透





脊，向他投去最后一瞥温柔和无奈。

他的须发花白，零乱地垂在头前的枕头上。皱纹很密，浮雕一般深刻在他的脸上。

他累极了。他走了好长好长的路，他有永远挥之不去的眷恋和牵挂。

他的枕头里，装满了幽香袭袭的菊花。那里面有一段凄恻动人的爱情故事，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，就如幽梦一缕，时刻萦绕于他的心头……

睡梦中，他甜甜地笑了……

镜湖上，画舫点点，杨柳依依，片片莲叶肥硕滋润，浓翠欲滴。柔嫩的红荷亭亭玉立，摇曳着一串串沁人心脾的清香。大雁阵阵，余音袅袅。芳草如烟，似诗似画。鸳鸯鸟相偎相依，交相和鸣。

莲花深处，泛着一叶轻舟。纤纤素手调弄琴弦，如玉珠落盘，而又情深意长。

是那曲天长地久的《长相知》：

我欲与君相知，长命无绝衰。

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

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

年轻的陆游和唐婉四目相对，深情地久久凝视。

“表哥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！”





“琬妹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！永远不分离！”

陆游拥唐琬入怀，握着她玉笋一般的细手，爱怜地喃喃细语。

彩云飘飘，舟儿悠悠。

两颗年轻的心飞越千山万水，徜徉在无穷无尽的爱河之中。

突然，一声晴天霹雳，惊醒了他们美好的憧憬。彩云隐退，乌云滚滚压来，汹涌恣肆。暴风雨倾盆而下。

不远处传来姑恶鸟阴鸷可怖的叫声。

唐琬惊慌失措地望着陆游，仿佛大难临头。

陆母一身黑衣，冷不防出现在他们面前，她的脸因愤怒而扭曲变形。

狂风、冷雨，一切都包裹其中。天旋地转，目乱神迷，而陆母的声音却穿透风雨愈加清晰，像剑一样毫不留情地刺了过来：

“你这个狐狸精！竟然带着我儿躲在这里！你这只不下蛋的母鸡，想断了我们陆家的香火是不是？你害得游儿还不够苦吗？滚！滚！”

唐琬的眼中噙满了屈辱的泪水，向陆游投去一个凄切的微笑，声泪俱下地喊了一声：“表哥！”便倏然飘忽离去。

“琬妹！琬妹！”

泪
痕
红
泥
皴
绡
透





.....

一声雷鸣震天撼地。

诗人从床上一跃而起。“琬妹!”“琬妹!”

“琬妹——!”

诗人颓然跌坐在床上。

他终于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切又是一场梦。这样的梦做了有多少回他实在是数不清了。

屋里《剑南诗稿》散落一地。有的已被雨打湿,有的和着泥巴蜷缩在角落里。

菊花枕芳香如故,而它当年的主人却早已是香销玉殒魂断天涯。

“琬妹!我思念的人哪,你在哪里呀?你可听到我深切的呼唤?”

就着窗外频频的闪电,诗人拈笔挥毫,遥寄自己浓浓的相思:

少时曾题《菊枕诗》,蠹编残稿锁蛛丝。

人间万事消磨尽,只有清香似旧时。

诗人趑趄出屋,雨水、泪水交织而下,浇湿了衣衫,也浇灭了他的渴望和梦想。几十年来,他或隐或仕,或征或战,南下北上,东漂西泊,为抗金复国而战,为一腔热血而战。他渴望枕戈待旦,驰骋疆场;他渴望富国强兵,人民





安居乐业,不再流离失所。可是他失败了,他被迷雾一般的命运和历史愚弄了,他不能不深感遗憾。在这个强大的无法抗拒的力量面前,人是多么地渺小和无力啊!他和岳飞等一批忠将贤臣,胸怀抱国之志,却始终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排斥在政治的边缘地带。他们虽然气吞残虏,他们虽然壮怀激烈,但还是或被杀,或被贬,最终壮志难酬,未能雪耻御辱。

“报国欲死无战场”。人生的遗憾莫过于如此报国无门,莫过于如此日暮途穷。如今,他已经老了,须发斑白,骨瘦如柴,他自嘲自己为“放翁先生”。其实,让他憔悴令他颓放的岂止是理想抱负的破灭,在他灵魂深处,还有一杯苦酒,一块难愈的伤疤,一个永远也不可能解开的结。

多少年了!这结,这伤痛,这苦酒,伴随着他,一天也未曾离开过。

往事历历在目!宛如一声悠远的叹息,穿越尘寰的风尘迷雾,穿越岁月的尘封阻隔,由远而近,向他逼来……

他的一生,刀光剑影,铁马冰河,滚滚红尘,断肠天涯,都浓缩进那一本落满灰尘和蛛网的厚书里。

回忆掀开了它沉重的第一页……





—

公元 1125 年，宋徽宗宣和七年。这年十月十七日夜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雷鸣骇人。飞沙走石，地动山摇，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一片慌乱之中。

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夜晚。上天发狠地抽动风雨的利鞭，又发疯地掀起隆隆的雷鸣，似乎要惩戒什么，又似乎在预示什么。人们惊慌失措，宛如惊弓之鸟，茫然无助地等候着一场无法预测的灾难的降临。

一棵千年老槐树被雷电击中，一劈两半，瞬间焚为灰烬。

庙宇里神像倾坍，摔成碎片，骨碌碌地滚到山下，被暴怒的山洪所吞没。

风雨飘摇，一片迷濛。

淮河上，狂风恣肆地抽打着一艘小船。小船在惊涛骇浪的水面上左右颠簸，被滂沱大雨及汹涛怒浪玩于股掌之中，沉没就在顷刻之间。

船上的惊恐声，忙乱声，夹杂着孕妇的呻吟声在空中回荡。

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。响亮的呐喊穿透风雨，充满了强健的生命的力量。





这个迎着暴风雨降生的孩子，这个幼小的生命，便是南宋最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、伟大的抗金英雄——陆游。

历史将这位一身浩然正气、一生奋斗不已的伟人的一生附缀上如此苦难不堪的重负和无奈，是不是也和他的诞生之夜一样具有某种神机，富有某种预示呢？

人生是如此的短暂！他在金军侵略中原的马蹄声中诞生，又在金兵仍旧嚣张的杀戮声中离去，他的一生都没有摆脱那片阴影。

他奋斗过，也呐喊过；他冲锋过，也陷阵过。历史滚滚的浊流淹没了他的呼吸，他至死都没能听到王师北定中原的消息。

令他悲痛、让他心碎的岂止是这些呢？

一个美丽的身影深藏在他内心深处。由于一时的软弱，让他付出了一生的忏悔。

“老爷，这孩子真是命大！你看哪，太阳是因他才升起来的。”一个母亲欣喜的声音。

“是啊！如今国难当头，民不聊生，这孩子大了或许能有些出息。”陆宰的声音。

“夫人，还没给孩子起名字呢！”一个丫头提醒说。

陆母：“我在睡梦中听到秦观吟诗，‘一夕轻雷落万丝，霁光浮瓦碧参差’。他转身向我，鞠了一躬：‘今乃幸

泪
痕
红
涩
陂
销
透





得生高门。’我正欲向他问话，他便倏忽不见了。看来这孩子跟他有些缘份，长大了或许像他一样才华横溢，扬名诗坛。我看就以秦观字做孩子名，以秦观名做孩子字吧？”

陆父沉吟片刻道：“陆游，字务观。游，驰骋之意；观，观于四荒八表。甚善！我看就这样定了吧。”

这艘船是陆宰携家眷经淮河去汴京应诏的。途经淮河，陆宰在此迎来了他的小儿子——陆游。

陆宰进京后不久，被调任为京西路转运副使，任职在山西长治、晋城一带。这时金兵的马蹄正长驱南下，渡过黄河，包围了开封。北宋王朝开始土崩瓦解了。

小小年纪的陆游便开始随父母逃亡飘泊，流离失所。他们跋山涉水，和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难民同行，有时夹杂在溃散的官军之中，到偏远的南方躲避即将来临的弥天大祸。

一路之上，风餐露宿，受冻挨饿，历尽艰辛。有一次为了躲避快要追上的敌军，他们一家慌忙躲进一个偏僻的小树林里，人怀一饼，藏了一天一夜才得以脱险。

动乱的童年时代，使陆游从小便尝到了侵略战争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，看到无数百姓背井离乡的悲惨处境。这一幕幕悲剧，深深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上。“少小遇丧乱，妄意忧元元”。从此，抗敌卫国的种子便扎根在





他的血液里。

宋高宗绍兴六年(1136),陆宰一家三口到陆游舅舅光州通判唐仲俊家探亲。这年陆游12岁,因能诗能文,荫补登仕郎。在这里,他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,当时还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——表妹唐琬。

小表妹父母双亡,寄养在叔叔家里。这年她正好十岁。

寂寞的小唐琬凭空多了一个小伙伴,开心极了。她好客地领着小陆游到她的小天地去参观去玩耍:大榆树下的蚂蚁窝,小池塘边的青蛙洞,还有芦苇上的蜻蜓,屋檐下的稚雁……

花园里,蜂蝶飞舞,鲜花锦簇。小唐琬追逐彩蝶,忙得不亦乐乎。她胖胖的小手捏着两只漂亮的小蝴蝶,粉嘟嘟的小脸沾满了彩色的花粉,耳旁的双髻胡乱垂在两边,娇憨可爱。

“小表哥,快来帮我捉蝴蝶。快!快呀!”

一朵粉红的芍药花蕊里,正停伫着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。

小陆游放下手中的书,蹑手蹑脚地走过去,只轻轻一夹,美丽的花蝴蝶便被捉住了。

“小表哥,你真棒!”小表妹高兴地又蹦又跳。

陆游回笑了一下,继续专心看书。

泪
痕
红
涩
鲛
绡
透





少顷，小表妹乖乖地凑了上来：“表哥，我也会背书。”

陆游笑咪咪地望着她。

“我背给你听，好吗？”

“好啊！”小陆游一副大人派头。

小表妹嗲声嗲气却又字正腔圆：

见有人来，裊划秋金钗溜，和羞走。

倚门回首，却把青梅嗅。

陆游笑了，这个天真烂漫的嗅梅女孩不正是她吗？

见表哥发笑，小唐琬又急急地补上一首：

常记溪亭日暮，沉醉不知归路。

兴尽晚回舟，误入藕花深处。

争渡，争渡，惊起一滩鸥鹭。

陆游故意逗她：“这都是些女孩家的诗词，缺乏男儿豪情。‘瀚海阑干百丈冰，愁云惨淡万里凝。’‘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。’这些才有风云气概。”

“‘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’。表哥，这算不算男儿豪情？”

小陆游被将住了。顿了一下，他大理在握的样子：“女孩不会打仗。打退金军，收复故土，还须男儿！”





“那——花木兰呢？花木兰不是代父从军吗？而且‘策勋十二转，赏赐百千强’。她不一样杀敌报国吗？”

小陆游无言以对，开始对小唐琬刮目相看了，道：“好！哥哥以后上阵杀敌时，一定带上你这个小木兰！”

“噢——太好了！表哥，咱们拉钩！”

“拉钩——上套——一百年不许变！”

陆游的小手被表妹弄得粘乎乎的，他哭笑不得地望着她，觉得她就是一只让人喜爱的小彩蝶。

陆母走来：“傻丫头，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，小心大了找不到婆家！走，随姑妈学些针线女红，让表哥在这里专心看书。”

小唐琬极不情愿地被陆母拽走了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。

陆游的祖父陆佃，忠贞报国，为官清廉。陆宰秉承父志，抱有一腔爱国热情。看到朝廷腐败，统治集团卖国求荣，面对金军的侵略，只求议和苟安而无决心抗敌雪耻，他极为愤恨。当时一些爱国的文人武将经常到陆家聚集，议论朝政和当时的形势，表达他们对侵略者的仇恨，对投降派秦桧、汤思退等佞臣误国的愤恨之情。谈到徽宗、钦宗二帝被掳、人民涂炭敌寇残暴的情形，人人都怒发上指，目眦尽裂，恨不得与敌人同归于尽。年幼的陆





游,从小就受到父辈们的影响,小小的心田里便种下了驱逐金兵、恢复中原的报仇雪恨的种子。从那时起他便暗下决心,发下誓愿:儿时祝身愿事主,谈笑可使中原清。

陆宰家教甚严。他从不放松对孩子们学业上的要求,也不放松对孩子们思想上的教育、督导。他还常常给孩子们讲祖父陆佃映月苦读、忠贞报国、一身清廉的故事,以此来勉励后代。

其实,陆游从小就是个听话、喜欢读书的孩子。他天资聪颖,勤奋好学,喜读诗文,专心致志,常常达到痴迷的地步。有时饭热了冷,冷了热,母亲连唤几次都叫不回来。陆家是江南一带有名的书香门第,藏书甚丰,如此好的读书环境和条件,再加上陆游的勤笃早慧,使他进步很快,小小年纪便能诗文,受到时人的称誉和推崇。陆父对小陆游最为看重,常常单独给他讲述一些朝制因革,扩大和丰富他的经世知识。陆父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,以此来报效国家。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“士以功名自许,非得一官,则功名不可致。”因此他必须进入仕途才能立功救国,而进入仕途的惟一途径便是科举擢士。

绍兴十年(1140),十六岁的陆游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磨砺。这年,他和一群年轻的同伴好友陈公实、陆静之、陆升之、范元卿、叶晦叔等一起外出,参加设在临安





的科举考试，一起住在西湖边上的灵芝寺里。

他们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意气风发，对前途充满了希望。除了复习功课参加考试，他们最主要的事情便是游览名胜、饮酒高歌、商讨国事。

这天，他们在一家酒楼落座，和往常一样谈论国家形势。当谈到秦桧一伙居心叵测，将抗金英雄爱国将领岳飞囚禁起来时，群情激昂，气愤难平，不约而同地齐唱起《满江红》：

靖康耻，犹未雪！

臣子恨，何时灭！

驾长车踏破，贺兰山缺！

陆游一掌击于墙壁，鲜血从指缝中渗出。

声音愈来愈大，气壮山河、响彻云霄。

隔壁房间里，一群纨绔子弟正在猜拳行令，狂饮谄笑。秦桧的孙子秦垠，礼部侍郎史弥远及一群帮闲蔑片在此饮酒作乐。几个妖艳的风尘女子陪坐其旁，娇声娇气地媚笑助酒。桌上的菜肴也一副“公侯府第”的气派：“左右逢源”的糖醋丸子、“一团和气”的红烧鳗蹄、“鹏程万里”的糖醋鲤鱼、“时来运到”的烤鲥鱼、“春回大地”的炸鹌鹑、“百年好合”的百合煨莲子……

门旁壁侧，一个琵琶女正软声软气地弹唱艳词秾丽

泪
痕
红
泪
皎
娟
透





的吴曲：

夜长不能眠，明月何灼灼。

想闻欢唤声，虚应空中啁。

桌上杯翻酒洒，一片狼藉。血色罗裙，沾满酒污。

三十功名尘与土，

八千里路云和月！

歌声高亢悲壮，遒劲昂扬，压倒了绮靡的琵琶吴曲。

秦垠吃了一惊：“谁敢在此放肆？”

得到暗示，史弥远大叫道：“反了，他们！”

歌声更加激越！

“砰”地一声，房门被秦垠一伙撞开。

陆游他们手握剑柄，怒吼着：

“怒发冲冠，

凭栏处，

潇潇雨歇。

.....

一兵丁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，被陆游一掌击倒在地，
嗷嗷直叫。又有两个冲了过来，被陈公实和陆静之一人
一个击倒在地。

泪
痕
红
涩
数
销
透

